

杜牧

竹居叢書

全唐文

卷七百五十三之七百五十五

杜牧

竹馬遊塵

全唐文
卷之四百五十五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目錄

杜牧六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第二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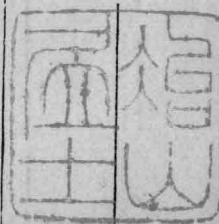
第三啟

上宰相求杭州啟

爲堂兄慥求澧州啟

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注孫子序



送薛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池州造刻漏記

宋州寧陵縣記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杜牧 六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某啟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爲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於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爲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爲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澶王嘗李凝爲鹽鐵使江淮畱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爲權

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
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
故事反不足爲例乎况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
非如某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
公所切復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
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畱後求利小臣校
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爲之十
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刺史卽
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於此某弟顓世胄子孫二十

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裴相公書道壯溫潤詞理傑逸賈
生司馬遷能爲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
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爲浙西團練使巡官李
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顛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倉
黃中言於羣曹官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吏
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顛客居淮南某今
辟爲吏顛謝曰苟爽爲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爲幕府
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因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嘆美
之聰明俊傑非尋常人也某自省事以來未聞有後進名

某啟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闕元末某有屋三十間而

第二啟

懇惘之至謹啟

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重足及軒闈神驚汗流不勝憂恐
懇如包胥但未哭爾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號
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
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
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
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頭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爲命復

已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柱欹壞而處之長兄以一驢遊丐於親舊某與弟顓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顓爲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顓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劔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

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於揚州禪
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
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
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
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
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
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
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也復
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卽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

可同歸遂如潯陽四月二日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顓
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
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
年冬某爲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顓西歸顓固曰歸
不可議俟兄慍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慍自江守
蘄某與顓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卻歸京師明年七月出
守黃州在京時詣今虢州庾使君問庾眼狀庾云同州有
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卽石之姑子所得
當同周老石少其術深妙似石不及某嘗病內障愈于周

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卑辭致周至斲
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
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
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
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爲天下通
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爲久安之
計冀其所遇其年秋顓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顓一相見別
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歧與
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

聞九疑山南有隱士綦母宏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
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
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
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爲解之刺史之力二
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啟乞守錢
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
矣但能識某聲音不復知某髮已半白顏貌衰改是某今
生可以見顓而顓不能復見某矣此天也無可奈何某能
見顓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

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不照兄弟
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
於衣食卽海內言窮苦人無如頃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
迫上干尊重伏料仁者必爲憫愍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
聾積四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
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蓋人生
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
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如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某今年
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惟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羣

眾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以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眾矣况某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某欲見病弟之志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啟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候

金定全居文 卷七 五十三
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啟

第三啟

某啟某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長啟干黷
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
私便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
不復西歸遂爲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援
庇借歲供衣月給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戚多感無樂
生意况乎爲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俸祿乏氣勢食
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

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風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爲命
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爾復有衣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
欲其安活而無嘆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蒙恩念出

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官必任東去某承受
仁旨不敢重以錢塘更塵視聽今自勲曹擢爲廢置在某
更受一官已榮遇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
者累得來書告以羈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爲酸鼻況於某
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
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